竹坡類藁

送三衢貨墨童文實子玉序

柯山童君子玉挾陳玄之麸以游上忽出示余畏友汪兄平叔贈行敘請下一轉語余若不辭書然有挾是兄過昔鑑蓋囊為狀一工之積之歲月不覺盈篋足了此生矣竊又自咲人之居墨亦若墨之居人也已狀者且富求之高閣何須史求令於童君復得二螺事見坡詩集第九卷首把玩再三弗忍去手遂併藏諸篋中乃知此寶如良金美玉愈多不厭昔既畢殲履自謂一生寧著幾兩猶對客自蠟略無愧色彼癖於所嗜且溺溺若是況猶生毛穎陶泓三公子所賓以為友者人人皆

知費盡其智季其己有而優於捜羅乎童君試將此以謁當世鉅公藝何患不售　嘉定八禩十月旦　新安呂午　伯可書

送祝伯益東遊序

六月之杪予以倉檄至秋浦寓道紀堂日遶臺治循墻北鄣見有大題扁榜曰新安祝秘校知其爲鄉人而未之識也一日過予自言本儒家者流談天說詩評論人物袞、不休三十年前所得諸公贈語皆朗誦無遺忘聞者驚悚謂君強記若此使業儒不廢胡可量也捨是而以五行之說游不幾于左計乎予謂儒學與藝術大小雖不同均可託以行道嚴君平賣卜拳、依忠孝以教人此豈直拘泥蓍卦而已哉五行之說始于箕子之疇演于劉向之傳至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

勝乘死相生推人壽夭貴賤則見于唐李常容近世乃盛行能
達其與者百不一二祝君獨以儒業此致其推明辨說皆有據
依驗之多奇中不止如庸術揣摩迎合以規小利士大夫其不
狀愛之所謂鉄中錚錚者也又數日來揭將東海金陵抵北固
走淮回還道浙右以達于京且索詩贈行予方有公事未暇著
語始述其梗槩而申吾之曰君書業儒亦聞孟軻氏之言乎曰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于
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軻之意蓋
欲使人知命而不違其性盡性而不徒委于命其以天理人心
詔天下後世最爲明切之君言命如能特是以遊于今之世而
不困于星翁曆史之粗庶不畔於吾儒名公鉅卿必自有刮目

倒後看君已諾盡為我書之。

贈東道士欽流

余與衆善話別秀頴年飄忽三換矣羽衣翩躚訪余雲上逢儞承郭南又得追尋至此其志益甚勤也杯酒從容道舊始知近以善地理游縉紳間余雖不解此然嘗讀鄉先生大監王公送豊城之序見其評論古今得失極詳壯以狐首經郭氏葬書為祖終及于言甘者用之有禍言吉者信之有福尤為理到乃若世傳尚書倪公勸戒有曰陰地好不如心地好此論又高要之合二公之說並行之財本末体用始為周備嘗見如此蓋善以為如何

贈寂照居士詩序

寂照居士儒家而釋行往來江淮間士大夫多與交游詩翰盈軸邂逅秋浦以鄉人故日相過從談辯風生滔滔泉涌又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一日袖示其自號二字曰此出楞嚴經盍爲我下一轉語予素不曉佛書牢辭弗獲且匆匆理歸裝不暇措思勉述淺陋成五絕以答之

送李少楊詩序

予去歲寓中都今歲客秋浦皆與李丈少楊相解后尊酒論文始焉虛日人始而疑終而信少楊今决意西歸訪別間似以故鄉必有鄉愉者不能忘懷予謂垂翅回谿亦事之常塞翁失馬未必非福天既抑少楊如予此則其所以俾少楊者要必有在因其行也成五十六字以勉之

傳神程元振詩序

己卯附月余以台檄自當塗客歙浦鄉人程處士潯ゝ、求過訪里中事未竟袖出所寫真多故舊展玩不忍去手即抽毫和墨撰及蒲㮰之質欲歸以為他日話柄因謂曰游子懷土久矣君憑手為介紹一見鄰里鄉鄙幸甚萃塵埃羈旅形容鄰炎獨語音徽存耳今冷眼相看無一語交際見者尚疑余之貌而豈知余心耶離然予不遠數百里至此官卑且旅無以相軒輊奈何作而應曰遠來無他覯得為我着一語足矣此意不可虛負歟課七言八句一首以贈行

選田時忠封序

嘉定辛巳良月某寓處四明府寺同僚中亞言華亭田君博通

六籍論孟皆為之說而于河圖最深心固知所致慕矣一日相過于李廣文庄上縱談及魯論詩礼率新奇有據儒先所未道其論易則専以卦畫推明辭旨又以大衍五十通知于萬二千五百二十以為比自然之數毫厘不差口謂指授聞者嘆服焉予經未易言也易尤精微雖知漢儒専門名家獨田知何以易君君豈其苗裔耶某李晚無師且以作史廢然于論孟嘗讀晦庵先生集注于詩書嘗讀東萊先生記説于易又嘗讀伊川先生之傳規鈍寡陋終不能窺其藩籬雖然亦粗知心力彫耗垂欲從四方師友相与聞誦遺言以求真是之歸以無負初心拳拳未忍自棄比聞鄉傳士与卿大夫士猶致田君頖宮敎説經義觀聽甚盛某方有公事尼不獲往来幾君以倦遊怀歸當與

繫之雖之豈無是情觸然據鷲浩不可遏于是率意所欲言者以為序且志吾過廢避適田舍者知洩洩于親炙云

送徐制參序

沿海制參徐公始以縣令高第擢貳襄陽還隙閑大帥日夜憂備禦計不知所出公慨然自以為功係畫指麾不論事巨細地遠近險易必躬必親一府倚以為重天子聞而嘉之進守均州駸駸鄉用矣公益感激思奮謹邊備如在襄陽時不喪公者以主事中傷公　濮陽公方勇退未嘗見不平于色也未幾君相復欲援用且謂明浙東濱海郡為今股肱北控湖南通閩廣東引高麗扶桑日本諸國群盜出沒其中雖制帥有人宜得練歷有才幹者往為參畫即以命公至則廉明鎮靜得將士心盜賊

屏迹邊柏柱來無譽去天尺五轉而上聞久矣新安呂某自越
來明府公所官侍筆行與交又以同寓蕭寺故情益親每見公
進止詳雅言吶吶如不出諸口至遇事精明神覺鋒有奮不顧
身意鄙何函之宿而志之壯也今奏最入覲天子方延攬英
規取賤方效擢則馳至令域當上方略無踰公者將問津謹述
所見聞于公者書以為餞行敘蓋嘉定辛巳十一月十八日也

送劉南仲序

孝康劉君當・高皇中興盛時以節行著某生晚不及識歲在
己亥自烏程叔承故鄞識君之孫南仲賢而有文雖處窮約氣
貌溫如無恨悴急迫之態心甚敬愛之別且六年復邂逅行都
南仲挽予脱場屋意其必有不懌于心者豈相與握手道故懽

甚調邑里暇與疇昔無以異可謂能常其德矣一日出示徐給

事所為孝廉君贊及諸公題咏伏讀再三然後知孝廉之風南

仲之德輝映漢先非一日積也夫積善必有餘慶不在其身必

在其子孫由孝廉積而至南仲三世矣愈積愈厚慶其可量乎

南仲方欲述里中借阿戒耽科舉什間有父子捷音同奏臚仕

聯登使人欣慕為一門盛事者必南仲也于其別姑書以為贈

武見篤漢故旧其善之

送吳提幹敘

加定癸未七夕前一日錢塘吳君祗夫以浙東鹽幕政化代述

同僚相与留連不忍其去新安呂棐嘗贊貢幕底荷祗夫相得

歡甚祑滿債次仍攝寫台治下祗夫篤敘不替疇昔雖抵如歸

爲故尤不忍其志敢述所欲言以明贈處之義始砥夫之來人
見其闕閭穹崇春秋羽蠡牲、以綺襦紈袴易視之砥夫下車
即釋己屨接人謀稽哉勤東吏屦足蹈、如言恂、如略不見
其有秉穟之色人固已蹔疑之矣抗將觀其終之如何砥夫婉
盡而戢有奇不以使鄉遠近異其心哉業優裕驕其氣其豪其
嫖其勤其屦其無表穟色雖去之日抗始至致使者欽重同僚
即親民吏受而畏之歌誦善政東西行者爲口一詞也蓋人之
于砥夫始而怨中而疑終而翕然敬且信昔子産相鄭一年人
欲殺之三年而後人歌之人固未可徒觀其効徐公之有需前
日之通即今日之介論圖以久而定也雖然砥夫當方壯仕方
費爲季方日益誠大然衆遠自識不息則所謂其處其設其効

其族其戚表揚已甚夫豈益勉于他日而集亦終獲知人之名矣甚夫嘆而扶之遂書以為序蓋七月十有三日也

會稽還行詩集序

新安汪公帥越歷年之多比屬元積而治行通之越為帝鄉去天尺五　聖天子知之為深歲在戊子冬十有二月乃頒召命入對　清光奏篇剴切　玉音勞問甚溫即日拜地官侍郎方未至闕迎吉旁午越人久安公政欲復請留不可相與搞為歌詩形容功德之美舒　寫懷思之情長篇鉅軸大書特書門生呂某旧居公幕下茲又獲与寫目焉因三詠三嘆而言曰今之為郡以能稱者矣至才德兼全始終如一更閱十年叙毛甚可識者未之有也今之因其郡君之去攀戀以詩者亦多矣至詞情

莫誠党戴無戰眾口一詞無毀譽不齊若未之有也前是越號
彫敝閭閻僅足公于租賦秖取經常且多所弛舍而上供之外
公務民事百廢具興礼楽文物靡不修舉複斥其餘以及釋老
之守而積歳于府庫者犹數十巨萬越為督府領郡惟七地廣
而事繁公時兼三司晨起坐聽事隨來即決曲當事情不踰時
吏退庭空竟日蕭然 知不可欺莫敢輕犯而恩意決洽上下
相安吏犹吾奴民犹吾子闔府犹吾一家此意所感人尤不忍
欺之夫設官分職率以一年三為期過是則欺矣非特其才有
限亦微瑕貪吝有以致之公接人以礼而無苞苴之奉律己以
廉而有賙卹之仁以致患悖而財豈身安而人敬十年之愛邦
人視犹慈母恃以為命一旦違去其能忘情于公哉如跂如聾

公所遷也如砥如矢公所闢也衣食公所賜子孫公所生也湖山公所經行書刻公所紀詠也公久欽患吾州行且均患四方而還以及吾州也公始以郎星至今以次對行將論思甘泉晉陟紫樞以復青瑣之舊也況正侍御公書門決于斯給事公又臨鎮于斯公令繼之難第宝章公又繼之是又衣冠之盛事也鋪張揚厲炳爛鏗鍧皆發乎真情非飾虛詞歷政事而已聞公行時俔旋列道旁拜手頌祝依依不能去豈有泣下者此豈可強而致哉昔召伯敷明南國甘棠之詠列于二南畢公保釐東郊風移三紀無窮之聞存于盡盡之書今公之功德與人之懷思當與此詩俱傳不朽異時秉史筆者採之以登載國史復與召南周書等頌不偉歟遂書于公書以爲于越餞行詩敘

送三君入淮東帥幕府

始某爲浙漕幕屬也同僚多賢才如葛承伯之謙謹范逮仲之誠實趙端甫之慷慨皆某所敬愛而資法者自叨有鑰判未閱月已不勝人選之嘆猶幸居匪相遠可時往來也今兵侍待制趙公世著忠勲表表愈偉奉天子命經理淮甸首公內外之舉以爲助而三君皆被辟入帥幕相望天一涯各有職守異時春樹暮雲每一懷思豈能千里命駕如古人也哉雖然此特某之私情耳趙公是行朝廷之眷注甚深責重甚重則其辟置三君也非曰使其私而已將資之以荷其眷而任其責者也資吾端甫者何得採羣謀考攬人物朝夕籌畫于內以爲備禦之計端甫不得辭也資吾承伯逮仲者何商榷軍務考核事情朝夕贊

佐于外以為倚禦之計承伯遠仲不得辭也雖然此特三君之職耳聞趙公晃行朝廷許以便宜從事公控辭甚力 上委付益專可謂推轂授鉞而寄以腹心矣公又寄腹心于端甫且因端甫寄腹心于承伯遠仲且以腹心待下：不當以腹心城上耶此公志也三君意也某惓、之望也乃若通達中外之情俾無纖芥扞格以共成大功則尤有望于端甫行之日同儕置酒風雲慶會闔道別某懷不能已輒書此以為贈監簿丁君壽卿明曉純直表裏如一趙公素尊信亦躐鴻班行往為帥幕領袖卿王君之幸也願併以是告之紹定六年十二月 日 某序

送趙兵侍往維揚敘

國家自開禧用兵以來邊臣帥閫謀夫猛士出應時須者不知

其幾而文武兼資忠清謹著叙勞甚偉華夏晉服有君謁甫趨公之在荆襄如泰山喬嶽莫不尊仰奸誑猛虎莫敢或窺祥視羊杜孟通之時謂公有二英嗣今工書兵侍是也咸有知勇戰將守國為公之助屋多豎運全條不執知者未必言、者未必行玩延养患恬不為怪獨工書兵侍二公有警不与賊俱生之慧逆全反狀既成衆時貽東手 聖天子赫然震怒今丞相鄭公密贊其決以滅賊之猜授二公不旋踵而逆全誅淮東定匪將去積年腹心之患且使四夷知中國之有人猗歟盛哉二公又能隨釋兵柄單騎就道告成天朝君相擢用尊顯皆登法從蹤跡在禁中矣然而殘虜未殄纔人鴟張唇齒可憂預防敵騎于是兵侍公首膺淮東制閫之命即日出關略無難微見于顔

函凡而忠肝義膽奇謀秘略兵財賦隸攻戰守禦之具兵侍公國不待人言也武者以韃人橫行西北兵之敢攖来易以逆全虜掄兵侍公其思所以挫之予嗚呼曹操之趋吳符堅之入可与近世逆亮之犯淮風聲氣餒豈不可借予韃而周瑜謝元虞公允文算謀笑卻之此無他志不懾而氣不餒故能以少擊衆以弱勝強异兵侍公前誅逆全國有餘地當開維揚之時量山陽之逸逵韃人皆在連全軍 中書當助全而嘗試于我矣纔一交鋒彝北不支得非是時兵侍公之忠氣有同于周謝虞公之不懾不餒訣而況太剛則折大強則滅未有夷狄拔暴如此而不亡者惟自盡其在我以待之而已某荷公知遇甚異于公特也故不以音

紹定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新安呂某謹書

送汪清之序

鄉人汪君清之垂髫就鄉舉未名薦書因謂吾齒髮量三十日月適迈悔無以副庭闈之望欲改轍從漕闈必有一命乃可遂俛得勇奮將問津難矣焉則又謂吾懼人不我知例以鶡冠見輕來行都不妄交不事戲嬉日與謁名公鉅卿門異聆其辭氣以自益藉其餘光以自立噫不可謂有志之士矣余聞科舉特舉假進耳得夫有命鄉与漕無間也雖然古人有言登山採玉入海求珠各從其志清之既有志于漕闈功崇事成何向不濟耶昔子張問達夫子教以質直好義等語其學干祿也則以寡悔之說教之名与位是人之所欲也而得之有道清之方攻〻于畎畝先生之業恐于是講明熟矣由是而篤志焉名位何患于

畢徵清之勉之哉予其將歸輒書以為贈

運糧洪章嶧新安叙　賤采南山人

始予游黟之純溪自墨嶺入兩石對峙如劍門坡、陀左來望谷右伐心國已異之少進峯巒周遭岩洞嵌空路緣曲深窈可二十餘里至黃陂怨軒路平衍古木挺拔列道傍山從北來横亘瑞聳宛若屏障東西兩臂皆疊覆蛇蜒其南則丁興二峯秀麗奇特上入雲霄四山相拱揖環繞連屬如城郭然中有双溪循兩臂流腓瀨湍激交会于霄峯之前公庚之居人士之廬與山光水色相照映嘯者釣者飛者潛者如在畫圖使人洞心駭目應接不暇李太白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也予意山川若此必鍾秀于人其願者既已登政府濟法從把麾持節表表當世與

是山川英靈之氣旁礴而上騰矣而未遣者蓋無書林藝圃鑽研理妙風辰月夕吟詠性情以厲琢得騁于烟霞泉石間如山川英靈之氣鬱積而未發者乎予嚴與見之一日解后程君德章濟修閑雅和而有和守于書無所不讀閑吐出詞章詩句無不過人篆隷行草琴棊皆精諸技章少年有志場屋嶄然見頭角謂功名可庚契致至是犹未得一展抱負乃游戲詞翰一搖一擇以自遣其遣豈非所謂英靈之氣鬱 積而未發者趺見此與人勝得異書矣別兩年復會于行都酌酒話舊悵基所慨無以相娛軒耳聊閑之積久者發必宏渭須降中决不与草木俱腐手于後章深有望也因其歸書以為贈或使邁見邦君視公得進而叩之其必以予為知言嘉熙二年七月七日里人序琴

縣學課盟序

夫丈夫掌教于鄉黨察必兼德藝君子取象于澤謂習正在友朋況文章雖小技而難立義理有正傳而當究惟外務切切偲偲之一內懷技技汲汲之忱將左右以逢原自英華之發外設庠序以化于邑庶免其文獻賢能之書于王即觀盛事凡同盟者幸各勉旃　紹定二年　十二月　日序

義師采寄閒詩集敘

義師酷好吟詩與余遊舊矣一日袖示所作一編丐余文冠其首余讀竟疑而問焉師亟言學詩于雲泉顧此編未曾示之顧云何体製與雲泉詩春不類豈師欲自出機軸哉顧欲有隱乎爾為叟則莫李之云師俛不答余又問序當屬顧而屬余何也

則應之曰昔參寥來有聞以穢花無數滿汀洲之句見賞于坡仙遂以能詩稱諸公間錢塘勤聰詩亦皆得坡敘以傳留頗附此義余謂師敲推不已句法日進于三子何避若品題則余非其人也姑就師請更下一轉可乎老泉以釋老之徒求知于書士大夫爲抵其師至以人皆無外交責之師好与士大夫遊往詩間道吾儒語其過余尤勤不隨世矣亦不問路遠近今又索余序文則外交矣此余所以益疑也幸以余所疑與雲泉細論之

端平二年　閏七月二十日　耐軒　序

溟師詩集敘

凡欲以所長著今傳後者必能自拔于流俗者也詩唐氏多屋居山夫劉不識不知衣食日用種種異是故得洗塵無營以

自學其學時或劫吾儒條脈弄筆于文字間率有可觀者吾鄉之爲浮屠氏則不　然衣食日用每寓寫之所非指世俗應緣取貲則無以自給故自童行至爲僧所誦習者不過尋常經文數種佛事數段可以應緣取貲足矣祖師西來意且不暇問而奚暇于文墨之爲灯灯相傳滔滔一律勢使然也獨古岩藏溟師本儒家祝髮事金仙立志勇猛畧無退轉然書生習氣不除時以吟風詠月自遣而又挑包飛錫至游方外交亦緣白足以儕其閑放唱酬日益富不徒碌碌鄉里應緣取貲而已今春秋四百五十甲子矣惧一旦滅度橐中遺藁將爲其徒裝褙遂堙沒可惜欲抄數十本散諸山俟子嚴哉有傳而乃先以一編謁予文冠其首予念其能自拔于流俗也不復辭昔李謫仙

贈杜少陵有惜別因何太瘦生祇為從前作詩苦之句師別二十餘年形益癯甚未為作詩故耶因併及之俾覩者知師苦心于詩云　端平三年　六月六日　里人竹坡呂集　序

方輿勝覽敘

輿地有書尚矣自上世九丘既逸而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燦然明備至秦郡県天下兩漢遂有地理郡国志歷代多倣之唐爲十道　皇朝志九域皆是物也然衆筆紀載實難文獻不足無以參稽而互考非足履目睹則真贗詳略何從信之司馬遷貫紬經傳旁搜子史又聞長老之所稱而必覩九江望五湖闚洛汭行淮泗而後成河渠之書東方朔誦詩書二十二言三冬文史足用又隨師戰奔驟遊五嶽行澤陂息名山抗以所見登韵

山海經而搜神異經十洲記始作學聞不博聞見不廣涉歷不觀而欲會集四海九州山川道里戶賦風俗物産人材文章名數述華之詳特頌而已建陽祝穆和父本新安人朱文公先生之母黨也幼從　文公諸大賢游性溫行淳學富文贍雅有意於是舊嘗往來閩浙江淮湖廣間所至必窮登臨與予有連每相見必孜孜訪風土事經史子集稗官野史金石刻列郡志有可採者經必晝夜抄錄無倦已蓋為紀載張本也且許異日或編當以相示如是者累年近訪于錢塘寓城之竹坡四編成矣欲名以方輿勝覽而鋟梓以廣其傳屬人人得勝覽也君命為序以冠其首予丕視所載辭簡而暢事備而核各州風物見于今古詩賦記序之佳率皆全篇登入其事實有可拈出者則纂

繹爲儷語附于各州之末蛾之録此而關係攀畧而遺全衡拋
而失實泛濫于若述而不能含咀其英華者爲、不佯也信乎
其爲勝覽矣學士大夫端坐窓几而欲周知天下搭奐輪墨而
欲溯助江山當覧此書毋庸他及所謂執璿玑以觀大運挈要
会以覌方來不勞餘力、尽在目中信乎其爲勝覽矣雖然我輪
四方爲迹巷、思日關于先王慨未歸于故疆丞也志存乎修
攘爭極乎燮章使吾和父涉歷弥長閲見抹详紀載益铺張而
勝覧益輝煌是乃爲邦家之光予尚得以獲擬其旁
嘉熙己亥良月望日　新安呂景　伯可　父序

新安廣錄序

郡志紀載之难久矣文与事偕則簡牍浩繁戓者議其假冗事

詳文畧則不惟詞章失墜可惜事實亦無所託以傳遠近世衆
筆若枝枝于郡志之外搜詩眾粹別為文集如天台南州之類
甚衆然體而不合覧者病之于是有以文附郡志而列之下或
有編于卷帙之末一展玩而事與文互相發明槩然在目然後
為得紀載之体吾郡新安志敘事有法為世所稱久無能踵之
者閲三百七十有八甲子郡侯劉公炳始集郡之後彥續之王
委程公琇為之序以為郡無餘事矣今僅五禩倪承祖常心已
不慊又鋭為廣錄緣豈非以記序詩詞文有繫于一郡之事者
前志畧之未及續志及之而未備狀諫蒂花屏之篇尊官大州
之序與御書閣先達題名城陽五輪藏古岩江祈寺諸記炳炳
琅琅可喜可愕使人爭先快睹者闕焉乃咸無焉則有掩卷大

息而況自續志後政有因革事有廢興關于吏道之得失民生之戚休月異而歲不同一時即其縣行見于紀述與居南魯頌此慨不編次以至散逸則後人何所考據以爲訓乎此倪侯缺廣記續錄不以政成而輒怠諸邦彥采與廣文上幕輔成之不以後志未備爲嫌而遂止也一日雎壁貽書于某曰前賢殘碑斷簡流落人間今廣錄靡不攟取倪侯興利除害備舊起廢爲千里無窮之計厥在人心刊諸樂石者廣錄悉無所遺其餘條目皆仍舊貫特增廣之耳子盍爲序以冠其顛庶與玉堂續志之序蔚乎其相輝也顧晚季小子何敢與先生長者齒而鄉邦是舉實所善聞奚敢以荒陋辭惟是某一二斐然之作廣錄謬有取焉隨地編詩固不以小大賤隸廢而詞非昌黎難列三王

之次第為我删之　嘉熙四年二月望　竹坡呂某　序

左氏提經序

記事而撮其要為斈之法也近世有取資治通鑑上自周威烈下迄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所登載纂成四六一句一事次第連比無毫髮差舛于記誦檢閱極簡便名曰通鑑提綱予與友人徐子文共斈時見之今四十年矣每以是編遂去為恨訪書肆叩友朋更不可得予戚以春秋一經取高第需次餘閒乃依倣是編而作左氏提經發以見未列十二公事以次本義隨畔著駢驪若天成視通鑑提綱尤勝因相與道四十年前所見者予戚曰亦失之矣久與予同一恨也儒先謂資治通鑑之始實接左氏傳之終予戚于左氏提綱既已成編若更能于

通鑑提綱既逆之餘述其可記憶者而補其不能記憶者併鋟梓以行于世則二書一千六百餘年是非得失前後貫穿文從字順易于誦習卒然欲檢正二書中事即是以為綱目而推尋之可不勞而獲其沾丐後學豈淺淺哉子成曰是吾志也乃書以為序而題其約云嘉熙庚子孟夏十三日竹坡呂午伯可書

清隱丙藁序

自四詩有大序而後之作詩成集者皆為序以冠其顛近世楊誠齋詩觀多隨所遊寓作止歲月各為一編凡九集集各自序惟江湖荊溪二集他人又為序之九華陳君民瞻酷好吟詠以甲乙第其藁徐江二君子各為述其所以作矣今又成丙藁來請著論以別于二君子之次序謂民瞻為循誠齋故事自敘可

也而乃以見属得非以予未可与言詩者歟夫詩求明熟則淺俗務奇古則艰澁讀氏睹詩明熟奇古而二病俱無殊不易得首篇露光多在竹風力尽于松之句真可追古跋作者若此甚衆不特風暖鳥声碎日高花影重一聯名世而已使人披玩惟恐將尽則雖自甲至癸循环無窮誰得而厭之杜工部自開元天宝迄至德大曆詩千四百四十餘篇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東坡先生居海外尤喜爲詩精深華妙略無老人衰憊氣益革力不爲窮通老少而变故愈出愈奇然則自丙辰以往予又將驗氏睹于他日淳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竹坡吕午　伯可書序

王昭君辭序

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世率以爲名言以

于觀之女惟美故惡者妒之士惟賢故不肖者嫉之明妃入漢宮絕世而獨立其華行妒之久矣當元帝按圖召幸時諸宮人皆重賂畫工為進身計明妃以色自負獨不與故畫工惡圖之使不得見人莫不歸咎于毛延壽之徒不知諸宮人之重賂致所以使之惡圖明妃而後已可進也一旦為和戎故負見聞帝始驚悔畫工皆誅死竟亦何益前華謂蛾眉見妒明妃為去國之人信哉嘗因是論賢者不幸與群小並立群小不惜金珍交結倖幸以圖于進賢者方厭患嗤罵之不暇決不肯効尤彼又懼賢者之進必不使于己異交結倖幸不得自為併欲傾讒賢者進事莫與賢者己見倚而去見大夫無可使者人主始進咎左右平時毀譽之失實赫然震怒重寘之法不幾于噬臍乎故

為人上者于賢不肖之進退能先覺而無淺悔不至如元帝之于明妃則善矣雖然明妃近在掖庭為左右所蔽不是御帝宮迷可知及因事而悟尚能奮威斬以誅畫工望之猛房為恭顯所譖以死而于恭顯舜不聞行畫工之誅何耶毋乃重于色而輕于賢耶抑雖悟猶不悟有若凍冰易欺難悟與終不能悟之言耶是可為萬世戒矣九華陳君民瞻取前載明妃出處本末與古今敍詠會粹成編且錄之粹戲疑其何必為一婦人屬意如此比將編踏門告曰觀諸公詠明妃事言人、殊而于世教互有益為哉下一轉語以見不徒編次之意予謂昔之編國風者于詠婦人女子詩靡不備載聖人不刪焉所以垂勸戒也民瞻之意殆出于此故為郅其關于君道之大者書之

淳祐元年　五月二十五日竹坡　呂午　伯可序

胡俊伯詩集序

伐木詩作義重友朋谷風刺與此道遂泯嘆生背面頃雨云覆

手間可嘆也已某與俊伯生同郡學同道游鄉校又同舍皆年

少有功名志晨窓夕灯月書季攷荷俊伯相琢磨甚至不司意

場屋鼠先著鞭餬口四方曠不相聞每大比歲未嘗不矯首側

耳以冀吾俊伯之遭遇也久乃知預薦書南宮復不利甚為俊

伯恨一日雲鋪天落風簷誦雖足自慰然終不若良覿之為快

丙申里居汪叔永與其諸父昆季約為華峰墨嶺之遊某寓于

一往求為欲見吾俊伯故流離間關遂獲參会從容酬唱閱其

有僕封溪娛老雍齒燕石常思荷孟孫之句蓋以紀實非膈上

语也别又五年北归省松楸俊伯自筆峯高隐下趨二百里渴渴来访相劳苦袖示新诗一编而以雍函孟孫鄙句冠其首某甚愧之反复五七古風诸诗逆杜唐宋体制咸備視近世區、風雲月露雷同一概者大有逕庭不恚于此復閑正始之音三唉三詠殆欲起舞惟是四十年交情不以濶別替今又逸来访我以诗慱我忱若炉亭譆欸時耐久交情卓絕世俗因念有刻心析肝于笑语交好之素而反眼下石于名位相軋之日者寧不于俊伯重感嘆我俊伯命為敘其诗乃述古诗二篇与少陵二行極陳朋友相与之義以見俊伯作诗行己皆可傳不朽也雖然丙申之会俊伯方赤痫心窃憂之今兹之会氣宇軒然某尚以功名期之俊其青衫入手春容舜寥炳、琅、復以見教某

又嘗為俟伯作續集叙云淳祐元年十一月旦友生竹坡呂午序

增廣字訓序 程達原名若庸号勿齋又号徽菴汝口人增廣性理字訓如程元鳳呂竹坡方秋岩吳資深黃日洪皆有序

道非可名也不得已而名之一字或差則實壞有間矣故指名為最难孟軻氏以惻隱羞恶辭讓是非名四端而以有诸己為信韓昌黎以博愛行宜名仁義而以由是之焉足乎己而無待于外為道德簡嚴明切同差毫釐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徒以愛為性以兼愛為我為仁義將以名夫道派以害夫道矣近世有意于是者因其名義以為字訓勿齋程君又從而廣之三才之道散于萬殊因名求義以義定名盡在己羅中幾無餘蘊集東齋西走每欲以是与四方朋友是講是究訂書題詢之正問學之源近在鄉邦有如勿齋者乎為之書而不辭矣

之嘗歎伊川先生有心統性情之語學者莫不執之以為概然以性論情則性情為易辨以心論性則心性為難言自晦菴朱文公為之說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情性之主三語一出而心性情之名義炳若日星矣故曰說得出須要名得出非其深造聖道之奧安能發明千載不傳之秘如是其精當耶抑又聞之昔人有讀爾雅不熟者謂蟹六跪而二螯他日見蟛蜞誤以為蟹食之幾死學者名言夫道能謹思明辨審問于其不至以蟛蜞為蟹以誤後學而徒曰此大爾雅則善矣此訥齋增廣字訓之物意而求其之所深望也訥齋以是編枉教且命為之敘故請以是書之

淳祐二年　二月　六日　竹坡　呂午　伯可書

新安廣錄續編序

郡政之善必有鋪張揚厲之文、必有紀錄、、而遞、相承
則著政決洽千里之福也否則事無可述簡編闕矣始吾郡庚
剡公炳續新安志于甲子一周之餘閱而政視公祖常郎金稗
為廣錄今郢公宸繼之文從而續焉使其非有盛美光于前人
錄雖欲續焉得而續昔周公東郢翟以三后道洽政治澤潤生
民是以曰謹始曰和中曰戒終備著于盤、之書時咸國民
方慎悍于虐政所謂詠歎歌美之作不殊無聞若然則紀錄之
有無世道之汙隆實係焉今由志而錄、而廣、而續如源泉
混、罔有間斷郡人誠患未無終窮雖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
充棟汗牛帶厭也雖然郡侯為政之善續錄總序綜奉條列此

皆人所易見豈其平日洗手奉職無一毫妄費侯之意不過以之伍国計寛民輸付好事期無負承流宣化之責而已豈知吾郡歴年三十数厄于火而侯適當之無煩公私取辦素積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或者天佑郡人知有斯厄故啟侯之未发惜積貯以應之狀不然則為吾邦傾擾未知何時而止故底之書政他皆易見此独難名今當告成天朝必有為侯發明其事上當帝意嘉労而顯擢之以慰吾邦人之去思云

淳祐二年　四月　日　郡人呂　某　序

宋雪岩詩集叙 名伯仁字器之寓杭西马塍有马塍稿以文名擅竹坡家當 以子入武林志宗之朕禹稱太晚記宜正之子秋日

晩唐詩盛行于時雪岩酷好之至有軽軒冕之意毎誦其編令人欲尽棄人間事從而之吟弄于山巔水涯烟霞縹緲之間如

橋影分溪月柳絲牽任東風脚句尤清新可愛今捧硯書渡淮恐此事便廢盡出舊錦囊手自刪改得百篇抄錄之將与江湖諸人相角逐而屬予序其首惟是儋寓禹城逍遙絕少年雪岩者卜築于此論交雖晚歡如平生兹又别去能不介介于懷耶雖然尊酒重論豈無他日淳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竹坡三集序

刘直之坡詩六帖叙

始予欲効白氏六帖編類坡杜二詩以便檢閱屈乙何書肆已板行杜詩六帖矣繼有刊李杜韓柳歐蘇陳黄共為一集稱八先生詩六帖者如五侯鯖不勞營度一一羅列于前飯賜為之厭飫今遂菴刘君直之手編坡詩六帖既以類摘句列門会梓間有遺失又隨句注事凡本于經史子集佛書道經稗官小說

悉明指所出大字書其旁闌查賸並可覘盖白氏六帖類事而略于詩八先生六帖類詩而畧于事以編事詩与孟一概盡謂如水陸畢陳無遺恨矣抑闢直之雅志未已謂陳黃二詩皆宋主坡公櫽事益滋遐將一律擬切以惠後學或疑此偏積數年之勤而後成若史及二詩得無望洋之嘆耶噫是未知直之也直之好奇博覽手不停披人以為疲我自樂此彼趙彥材注杜詩矣混注坡詩主于淵注黃詩矣後注陳詩有志竟成事也在直之豈無璀跋書以為坡詩六帖序且為陳黃二詩六帖張本直之名喬翁給事呂溪先生之曾孫也淵源盡有自云淳祐二年六月六日

竹坡　呂午　序

竹洲文集序

尚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炎乾淳間人才項背相望于斯為盛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時名声大振事業亦隽偉大略見于龍川陳公贈言其文章則雄深古雅蔚有先漢風非君世之務艱險以為奇事雕鎸以為新也士及門任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往往多為聞人端明程公亦已鋪陳而擲張之不知此皆先生之細耳先生與張南軒諸儒先交漸磨薰陶文行兼備而尤孝于親姑取一事評之方自永寧郡承倅吏　對孝皇奇之即日擢守雍邕兇且促趍成殿、卿用兵以親老迎養弗便願尋香火之緣爰即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壘觴招致其親所喜相好者徜徉其中以為親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番

身爲夫人生莫樂于得君会一言寤主立命往鎮南邦非樂歟人生莫樂于行志生平慷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非樂歟然先生不以結　萬乘爲喜而以得遂事親之情爲喜不以可行吾志爲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爲快其自處于孝寔之濱未嘗有幾微見于顏面是舉天下之樂無以易其娛親之樂也後五十有六年當嘉靖三年一夕見夢其曾孫賓渠曰內相程公序吾文因美而未及吾孝行何耶蓋端明先生爲內相云耳此其一念在孝死猶不忘眞徒樂以言語文字聞于世而已昔杜工部以世人誤讀其八陣圖詩亦見夢坡翁亟自解說今先生之見夢不在文詞而在孝行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語其雲仍賢于工部遠矣是可不書爲文人才士者告哉

聖天子方以銓每見必惓々焉爲書此夢焉是真能世其家者宜幸賜得書云淳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後學　呂午　書

武閬序

地理之難言久矣謂其不可信耶則孫鍾之鶴飛陶侃之牛眠而昭明之不利長溫大雅之富貴若符契之合人誰敢不信謂其必可信耶則成子高惟擇不食之地韓淮陰惟營地之高燥和氣微子相卜而溫公之論葬書伊川之論方位直欲擇之門牆之外似又未可盡信也噫要說頭葬說耳不三年萬乘登其言果應于昔日子孫百代承灵祀誰知言者青烏子其詩突揆于古賢地理言去禍福授々有不捉雖而立見者此世人所以際此信之而其書所以傳不可廢也儒先之說特恨人有所拘

泥而久不爽其說云耳游君務邃精于相地學自注狐首經書肆堂爲刊行于世堂爲著語惟其父子皆讀書爲文講貫益精熟復又稍更定其注且設爲或問多以易發明之而丞求爲題其篇端則問之曰君欲致朱文公四書之爲或問而反復辯論以要其冀是之歸乎今現天元之四象八卦地元之四吉八凶人元之精氣鬼神山元之橫斜曲直水元之乾坤相生陰陽互根等說與夫童斷獨過石亦有可疑水來去俱得生旺宗廟不可全憑皆有理致非時師區區膚淺者可同日語也夫明地理者莫如狐首經得狐首經之奥者莫如郭景純今游君又爲之發明其說詳矣安而通之推而行之則在乎人孟子以井地之制啓畢戰而卒之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請以是爲現此

書之法　寶祐癸丑　三月　望日　竹坡　呂午　序

記

紹興府修火鄉館記

紹興府治西北隅有官舍曰奉使館春秋二仲奉常朝陵往來寓息之所也某蒙臺府暨假館焉逮夕聞西偏有傾摧聲起視則從四間橫如從之數椽撓瓦毀上漏旁穿將至大壞推原其故每奉常來前數日例從稽陰兩邑委吏胥葺治如登廳以奉賓燕房室以便寢處東偏以備廚傳轎行官吏各有常居皆所不可闕者不得已略大飾應故事又以帶幕揜覆之上下相蒙莫知究詰三數日奉常去則扃塞矣率以爲常安有所謂葺治之實則堂西偏例閉不用人迹罕到又何暇計慮及此歲復一

苟其至大壞固宜其罰惟一日必葺之義且大師汪公先生方
以興衰起廢自任凡官舍遂路力所可至無一毫靳惜意閫府
已故現矣獨未有以是告者即循白類得不以支其傾否則必
大壞、、而後葺則必大費公慨然曰是苟亟修之何以支傾
為予其督視毋遲于是府斥木百十有一章以佐興補兩府利
廨斥錢百八十有八貫以給梓匠徒役尾石丁竹黝堊之常府
吏各一人同司其出入堂西偏既一新又即其餘波及于廨堂
甃石以防傾頹為牕以障風日其他則俟後之人嗣葺之鳩工
于嘉定壬午十月二十四日竣事于十二月初九日新安呂某記

不改色亭記

新安呂某季製餘杭日報期會不暇給頹視廨舍傾撓台治荒

頹則不隨力支撑不致甚壞既兩年有半乃拔園葵作小亭池上有檜一株出簷間高可五丈許如偃蓋然因以不改色扁之蓋取歐公雪霜不改終古色之句或曰亭面桂背荷海棠橫陳紅紫當階今皆不以名而獨取義于檜何耶某曰艸木之能使人品題者以有色香之可娛也予如以色香言則取彼桂荷海棠紅紫而捨檜檜必矣然海棠紅紫豔于春荷繁于夏桂芳于秋各止一時而檜則体備松栢氣含芝本四時蒼蒼不改其色亭名取此不亦宜乎方斯亭未創檜鬱鬱榛莽中令凡剔而清標聳嘉名揭而高節彰檜乎吾知其無孤介不遇之歎矣公餘來游滌煩除喧終日之勞一息之想弛張之道也色之人士儀自是益相安于無事時和歲稔訟簡刑清官事無多可了于斯

有欲識吾政之然否予進于斯武倚于檻戒休于陰禁吏無叩手易相親則斯亭之與斯檢也又豈予之自爾其情者哉亭成相與落之日丞濡須主禮簿東嘉林慶遠尉吳興姚景愚秘嘉禾婁嘉言時前簿宣城江泰亨受代未行未來會因謂之曰尉司之作水雲樓也予記之而山書之矣山今記斯亭也予其書之又謂丞曰子仍題蓋皆曰唯寶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新安山記

龍陽縣丞廳壁記

官無崇卑廳事皆有壁記而龍陽丞廳無之非闕也指蒼梁君漢名門好學有志事功哉二秩間不敢以傳舍視即欲紀前人名氏以補其闕然文獻不足無所稽訪僅斷自李公東以下得九人李公賢而有文章異時官職户名曰起以大實權與于斯

又宜以為冠也先是廨舍敝甚梁君慨然興念以無為有強勉起廢內別一間曰清專取張元清淨無欲專心經書以為退食種事之所外新一堂曰真清取陸暈倩丞扶清吏謂其清以為接納賓客之處皆要某書扁屋之楹復狀倣藍田武功以壁記為扁曰將俾來者有考不至抗令之視昔也某應之曰君能先有事于廨舍而後及此可謂知所先後矣昔我藝祖皇帝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以為殿最意蓋以官司奉事類不堅固惟一政一修第第相承庶可勿壞若持其甚壞而後為之則官無以為於重費民力矣此萬世臣子所当体承而遵守也世之居官者每緣以為好費財于無益此固不足汙乎甚至以偷安為得計以期会為大政略于此不加念

為則直我聖祖明詔諭諄之意乎々為茲邑目擊斯宇頹壞敗危与以延見士民每思一日必葺之義雖蒞熱不暇為補苟不丞為苦民動衆不可為並來墨餘閒未嘗不營畫之闕有邑人桑相其役以故無所科擾而兩廡庫獄一新餘隨力補葺頗退替士多有未及舉者夫以累政因循而缺典作于暮月之間我躬不聞而欲為彼人無窮之計不論他人往々自笑其迂闊也為知同寅之賢与我志合有若梁君者乎梁君來日尚多二事已俱集々一旦未辨斯廳舊未有壁记後又未能視梁君益有愧矣故為记之因以自訟云紹定庚寅十一月望具位　新安呂々記　并書

意會臺記

清司主管文字廨事舊在簽廨西北還河濱面執甚宜地規模褊小上無重屋客至局促对坐跬步不可縱歴年餘氣鬱、不舒如踡伏隘舟而蔽以雉堞也欲斂鄰墻從屋角建小月台費無從出閱政牍得大鄉林公舊遺餘金市材鳩工涓吉植木既成攝衣而上層峯畢露烟樹樓台室廬城市俱在吾目中如乍出坎井一睹天日豈不快哉又其最佳处湖上南北諸山近在几席三潭藕亭、碧空晨暉夕陰變換須臾葛仙前賢遺跡可想寄逸兴于天末發清思于空中不出户庭而得湖山佳趣坡诗云朝曦迎客艷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因名其台曰意会如告為此台也慮而不可登眺擬覆以板梓人謂木難承重势孤高

而身無　憑依將有猋風震濤之虞且蓋而不屋所以使仰觀
俯察者也詎可又自障閉如蝸廬耶乃止稱人之言于五月之
本見己之事實近焉夫稱人為台者也而言有合于理吾非格
物者也而心會于其言故也記之紹定五年十一月新安呂山記

竹坡記

古人愛竹隨寫而名者多矣而其題則因人竹林以七賢題竹
溪以六逸題竹里以王摩詰題竹間以白樂天題竹洞以韓昌
黎詩題竹樓以王元之記題堂如竹所來閑扁題以表景情尝
遺亦題余愛竹如古人寫屋生起處皆以竹名復有小圃〻有
坡〻有竹僅千箇因結亭其間榜曰竹坡顧声望不能全古人
萬分之一不足以使是竹坡顯于今顯于後則榜此坡者祇以

厚此竹耳雖然王子猷才不俺行有愧坦之而以爱竹故人称之至今是子猷之名反以竹顯然則余姓名澧徽武厳哉由是竹彼顯耶　紹定六年　五月　日　新安呂山　記

徽守刘寺丞生祠记　刘守瑀岩镇商栊生祠记

郡邑之攻本虛蒼嘗聞其語矣李古入官、至二千石可事斯語矣世有而奉王音專在惠养到郡屬尔乃一切罪恤者未有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季隣、惠养之政初非有為而然若夫昀是人也而不同若此是有氣質之性焉蓋氣質仁厚雖强之為惡而不能氣質暴戾雖驅之為善而不可所謂知愚不移也始山异劉楷仲闵丞称刘公寺丞当今仁厚君子也北在中朝獲望顏色聆辟氣則已循其所聞矣其渡公自謫戍屬出鎮鲁

郡期年而政成厶遐迩里塗歌巷頌偕為一誤愛人利物之事
以次畢舉益昭其為仁厚矣一日進拜麾下公飲之酒而言予
屋岩鎮、市閒極蕭條敝由於商音欲斷之甚國公知予千里
疾苦不麻不寬心而事閱時計慎其格而來即行也方辭出閫
閫已待下及門信宿扁榜徧張而又捐郡帑以補其額廢員闕
以杜其萌申朝庭以改其事為之勇決畧不海依百年長患一
朝掃去吁嗟予知其非義己之斯速非公之氣質仁厚能若是
乎鄉人聚而議曰吾鎮若苛征　　父矣環市皆山舟車不通遠
貿貨步懼鄉民月遇三八日荷擔來会汗背赧肩意在錐刀而
薄緣盡取全家而歸屋市者每售一物已就征矣犹報滄狼顧
怨惱不已度出境良父乃定往、遷卒旁午于道譏徵為有横

加擾苛不脅不饜其猛于虎也以致行不顧出屋不顧藏市可
羅雀官吏反搏手無策日以課利不辨為憂公私于是俱困今
自吾到公洞燭其害而亟剗之逋逃欢乎而相慶商賈不日而
全集交易而退各無驚疑井市恬嬉能食安寢曰吏曰民如脫
痼疾如起久痿如跨崎嶇羊腸九折之險而作康莊之衢也公
之德不可忘已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吾儕寧無寸草心報答三
春暉我有公貌以立生祠庶幾九其之欤事且以厶顏知願未
而屬以記既有私憂過計者嘆曰公政声洋洋行帰　天朝寵
容吾私其惠于吾鎮使來者餘徒賢獨幸甚否則未得其程也
噫天地之性其本則一仁孝之心人皆有之復有不然者時汩
于氣禀之淑而不善反之耳未可例以薄待人也故南斗星紀

之子黃山白水之邦前後牧守類皆仁厚孰關雖公者王公從柔也山雲與之同朝又仁厚君子也安知往來者不皆仁厚君子乎吾鎮其何憂鄉人謹曰然願併記之將有考于他日刻公名炳字叔文四明人今階為中奉大夫爵為象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云端平二年正月旦日　具位　呂山　記

嘉賓館記

新安古号大州于今為股肱郡士大夫入川廣達行都徑于此者輪蹄相踵部使者歲時觀問風俗太守與屬僚始至或代去何時無之使館舍不設則無以備將迎示觀瞻矣先是州有館曰三四轉運司南行衙四北行衙曰新安館北行衙久廢南名觀風館僻在一隅人迹罕到于客寓非宜嘗移其榜于新安館

以俘轉運司之舊過有戴平員外置則以為所事城東北隅乾
明現之左有浸入吏所居屋州同改為館扁曰嘉賓而門巷隘
偪不能容車轍殊弗稱吏有家館之而又恐不便于己故下其
估以售方氏由是部使者太守与僚屬一過去來無所憩宿士
大夫冥止往々寓佚老之室不得已則僦就逆旅俔俟寺正慨
念瑩々輔郡而陋若是非闕政缺昔晉文方吳崇大諸侯之館
賓至如歸無寧菑患其後以隸人之垣贏諸候則有壞之徇東
為者是有關于世道之污隆矣詎可謂非急務而弗畱遣館西
吏以民詞擊庾台漫沒入其屋侯謂机会之來事其可已乃申
乞州自輸所估之直而得壯屋以徑其始又增无所售直取方
氏屋通轍之以宏其規櫓有釋樓張屋顧障礙二家棄候為是

舉咸顧嗟之以咸其修候不時其重酌之弗新之于是備材鳩
工壇度潤邑外界新門台自八月六日至十一月朔凡八十有
五日而畢費錢千萬民無識衆之擾而加賓館不惟得還舊觀
且益崇大矣俟暇日命賓僚來遊地高屋豊登臨四顧觀王莫
山迎擁後前井山島卿拱揖左右遂爲一郡勝槩乃具顛末以
書相屬曰此予父母之邦也必所隸聞請爲我記之予謂今之
爲州能若是者鮮矣非不能也已私錮之耳彼商計一郡之入
自工役郡計外獻羨皆吾橐中物歛而藏諸惟恐或遺其首楮
之于公廨我橐帑匱金笑与袂俸如覆城郢所書諂、皆是望
能置歸馬諸郡以請謝賓客且不啻而何有于館閣候之到吾
郡也晉陶氏瘼莫如翰銀亟析衷于朝得請乃已費出州家盡

顧惜砍士知獨方而穎濱蘇公實百世師表嘗出宰吾土邪建祠于郡李以風厲之修倉庾驚逵道除戎器令又一新賓館公家之事知無不為也始吏有接例納息累以嘗試侯者侯曰此官物也盡歸諸官帑侯有公需則給之推此一念所以能伎〻奉公而避及斯館欧使得如侯數輩錯落布天下猶私徇公與利除害則萬物吐氣天下必安豈独與華館舍而已于既為鄉人喜又為天下望是以衆為侯書之廉采者聞者與有警焉侯名祖常尚書文節公之季子其行己為政其有得于家傳云

嘉熙二年十二月八日朝請大夫行監察御史　呂　山　記

希賢堂記

鳳山汪君清之奉尊翁命葺堂于屋之西偏与諸子姪肄業焉

中欲扁以樣雲而謁其書于鶴山魏公、謂名同義矣未免要人爵也曷若修天爵而人爵自從之乎曰則如之何而修之曰濂溪周子有言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希之則修之矣因爲易其扁而大書曰希賢堂清之既揭諸堂之顏亟以語予請爲發其義予方多事未暇也茲又來訪錢唐馬城之寓舍而請益力予何敢輕下注脚謹即周子之言中之夫自士而賢自賢而聖而天其功甚大而希之之始者以賢爲準的賢者以伊尹之所志顏淵之所學爲的準伊尹之所志豈非欲堯舜其君而無一夫不得其所欲顏淵之所學豈非欲不遷怒不二過而三月不違仁欲彼其耕莘野而樂堯舜之道伊尹固未嘗無顏淵之學居陋巷而發爲邦之問顏淵亦未嘗無伊尹之志二大賢易地

則皆然周子將本其一出一處之顯然者以詔天下後世耳士而志伊尹之志則必自任以天下之重若射之有志鵠無不中而何樹周閔專美矣學顏淵之學則必請事乎為仁之日就月之學循行無不至而睎顏不顏從矣由顏淵之學充伊尹之志成己成物之道備矣雖然二大賢之志之學人皆可希也而有餘有不能者誠不誠之間也誠者何實而無妄之謂也士誠反身而誠不事緣飾則立志講學必以實而無愧于身事親擬兄必以實而無愧于家忠信篤敬必以實而無愧于鄉廉勤謹幹必以實而無愧于官有實勝之善無名勝之恥由是復為執為而賢可希等而上之性焉安焉而聖可希又等而上之幾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而神可希神則天矣即周子之書反覆紬繹

而希之、功不其大哉鶴山之望于清之不其至哉異時清之
端處斯堂松栢其蔭而諸子姪蘭茅玉葉輝映其下相与曰希
賢之扁心希賢之義心之則常目之、、則益心之求其如伊
顏若去其不如伊顏者是能盡希賢之實也亦斯扁之助也抑
予聞伊悉顏李自孔孟而后得周子作書而益彰周子之書自
二程子而后得朱文公先生训说而始著清之居近先生之故
居去先生之世未遠故多得先生之遺言遺墨口之不置乎之
不釋室之不啻曲阜之履則于先生所傳周子希賢之說講之
必熟今乃不于彼而有請焉得非以予嘗有意從事于斯歟清
之奉以于前之言歸而求之又轉以告吾鄉人毋使新安朱文
公所傳周子之正學洋、于四方而独泯、于新安以獻來家

丘之循是匯〻之望也清之曰唯請歸刻諸堂壁与同志共之

嘉慶三年長至日里人竹坡　呂上　記　并書

牧齋記

方山甫以牧名齋而貽書竹坡曰吾將以牧吾心也幸爲我題其扁而記之客有見者难曰赤子之心人所均有四端萬善皆由是生而眞待于牧毋乃揠苗助長之爲乎竹坡曰噫牧養也心苟得養不助而長苟不養心猶苗不耘嘗試与子观考牧之詩牧人之牧牛羊也何蓑負餱以時出入泉清林茂從其所適故角者耳者降者飲者寢而訛者來而升者各遂其性各得其養而復謂之牧焉否則受人之牛羊而易牧之不得不足以爲牧矣盖有受此心于天而不知所以養之耶雖然養之非難無

害為難無害非難寡欲為難欲害其心、如不得養矣孟軻氏有言養心莫善于寡欲汩之以貨利惑之以声色誘之以榮達迫之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欲無窮害者衆將見瘠人肥己靡有戚容而惻隱之心失嗜利忘義略無愧色而羞惡之心失争先徒往不肯後人而辭遜之心失變亂黑白曲逞私意而是非之心失此心既失何養之云譬之植苗根荄不去培養徒肯拔苗不若揠而助之矣耳而可遂舍之不益乎吾閑山甫解體拔貴艷之人偏嚴蘇樓授之户其孝譜以田易屋慨然避之而無所取鄉閭有交惡者爭赴懇于門以質厥成凡吾前所謂失其心之事山甫皆無有而搃求所以救之者莫非慎物欲無為害一息不芸茅又叢之將無以固其養耶客聳而

言曰寡欲養心既聞命矣人欲滔滔未易遏也敢問何如而寡之

竹坡曰噫善哉問夫人之心易縱難收縱則馳騖于高遠蕩流于荒唐奔放四出莫之底止欲難寡心難收矣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能謙而卑則謹畏收斂之時多馳騖流蕩之時少動必循矩不敢自縱而何患欲之不寡心之不收哉客欣然怡躍然喜悵然應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謙卑以自牧寡欲以養心皆求放心之道也今而後知學問之不可以已如是夫竹坡撫掌三嘆起而因記其客問答以復山甫

嘉熙四年二月日竹坡呂午記併書

見山庵記

新安古歙大好山水郡人室廬率多依山間屋平陸則左右前

幾近不踰步逐不三致里無非山也凡人遇物罕見必駭瞩指
目以為奇若生長于山朝夕与接往々玩而忘矣于方子家里
余溪上面秦潭山自提筱髻鬟近今起居出入無日不見茲山
宜其玩而忘也一旦即旧所築書堂以見山庵名之而求記于
予曰　若驚喜創見者之為何哉記曰心不在焉視之而不見
攫金者不見市人逐鹿者不見泰山夫莫多于市人莫高于泰
山而攫金逐鹿者不之見心不在也心苟在焉坐見于墻食見
于羹矣方子之志巍々乎常在茲山也志常在茲則見常在茲
安得玩而忘之乎嚮昔嘗遊是庵徘徊四顧其西則黄山支脉
起逶蜿蜒至是而將止其北則靈山蒼翠羅列屏障与黄山相
擁映其自南而來則金紫黄羅諸峯迤邐会于郡閣者己而秦

澤之山特峙于是庵之前方子讀書于是会賓于是食而游与
労而憩于是每奉自見山寧無感于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詩
乎夫靖節不徒見也彼当世我相遺欲以名節自全惟恐入山
之不深故以南山發興焉方子年方強仕才足以黼黻事爰文
足以跋行場屋將馳騁功名之会与一世相周旋未可遽以靖
節之見見也予意其見山之端莊而静也得不反觀内省却俗
屏慮而与之俱静乎見山之蔚然而秀也得不左圖右史摘章
绘句而与之俱秀乎見山之高也得不自拔于流俗而与之俱
出其類乎見山之壽也得不自立其声名而与之俱傳不朽乎
是則方子之見也而亦予之有所感也歲在壬午官遊于勤始
獲登黎喬袁公之門予時寓蕭寺公不以其不肖肯折輩行相

枉來比將峄也公觴之且贈以陶韓二文集而勉之曰處則為陶淵明出則為韓魏公俛仰之間十九年矣出固不能称先生長者之期望處其敢不自勉乎然則靖節悠然之見正吕子當家屋而日見之耳若方子則未可也嘉熙四年八月日吕ム记

李氏長春園记

人生天壤間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園池台榭可以日涉有賢子孫誦詩讀書可以不墜先家聲此至樂也而紆朱懷金不与焉顧能備是樂極鮮或買山無資或立錐無地或讀書種子未必盡如人意往往而是間有高堂大廈徊麗觀深西陌東阡日增月廣園圃景物之可縱所如蘭玉縵蕊之相為輝映寔不可業而驟役于富貴利達如蝸牛升亂而不疲蠅娥好上而不已

卒于鐘鳴漏盡來堂浔一日少安厥居載巽酒遂清景以自樂其樂者不可悔已不屑李公生名門早入太學又亟從諸老先生游問李渊潔風度閑雅功名宜可屈契致而翱翔容与不屑与世俗爭逐嘗官中都厭走紅塵僅終更浩然而歸即營長春園于居側而將老焉為坡為池為浦為堤為臺為亭為舍為廬隨地之宜植以花卉与其子愚谷朝暮吟哦其間本之以魏晉之高古參之以晚唐之清幽每出一篇相娛則為之寢食有味無異坡翁之与斜川也而又藏書有樓讀書有堂日課二孫于斯愚谷琢句餘暇俯從事舉子業未于斯所謂無適而不自得者蓋其當舍之入足辦所需而無求于外致優我游我而樂乎無窮也視夫不能備足樂与有其樂而不能以自樂者萬萬不

偉矣昔唐李愿居盤谷以為鑒于前孰若無毀于後樂于身孰
若無憂于心見高識遠韓昌黎喜談而樂道之不廢豈其苗裔
耶何趣向之相似也孫俞愚谷來請曰吾園中之扁不一而揔
名以長春以四相時之花不咸在也幸為我記其梗槩于方有
此志恨力未能而不虞先我著鞭昌黎忻慕乃賡昌黎盤谷之
歌以遺之歌曰長春之中茹芝以為宫長春之下躬耕以抽穡
長春之泉溪瑩双清可以洄瀾長春之所檥舟商各當其所
曉淨之蓮詠陶之菊邊為容疏浦之蒲竹坡之竹相四復嗟長
春之樂兮云來渠夫用之則行兮舍之則藏遺子孫以遵李遷
放兮止止吉祥身與心兮俱泰康彼外物兮不足望吾方窮居
兮野處欲往從之而未遑兮扶懷慌以徜徉

攬碧閣記

山川人物相為隱顯是殆有數不偶然也江南之山天目為高而新安黃山尤高于天目凡鄣郡山皆其支脈也揚之水合衆流至歙浦與率水会而東是為浙江之源故新安山水之佳名天下按圖志者類能言之乃若自歙浦東十里為瀹潭深沉漫演綠淨如鏡其黃山支脈蜿蜒循水南而下至是名曰東山與潭相輝映其一隊聚落此未有品題者于友人方元美世家潭上自其先君子于所居之右築室讀書榜以求志竹徑深窮林影茂密風帆來往莫窺其藩籬其為高人隱士之廬而斯山時亦與之俱隱然元美先君子雖以求志終其身竟不以行義達道者望于浚旨壹獻于水元美始于所居之左臨流而閣焉于

是淪潭滔滔而朝宗東山巍巍而峻極若天造神轉思爲濤出
軒豁呈露近在几席使人心闢目明神思超逸而无美示于斯
時以其鍾奇孕秀之姿以赴功名事業之会秉傳而走迅翮則
策勲于羽檄交馳之中棹肘而入場屋則脫穎于衆俊角五之
際蜚英騰茂方自雅始其季畢末皆友東怡、克家好季文淪
潭東山之勝与方氏芳香之美同題聞于時且将供傳不朽矣
山川人物相爲隱顯豈不信哉聞成已久无美詰予請名乃爲
取季翰林之詩名以揺碧而語之曰自有斯潭使有斯山自有
斯山使有斯碧上下相影互相摩盪非昔無而今始有也特与
人隱顯各有時耳无美曰吾聞得名固善而求志之堂未不缺
不嗣葺以承先志也予聞灵壁張氏蔡室藝圃于汴泗之間歸

京師一葦可航東坡先生異其關門出仕則趾步市朝之上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行義求志無適不可今方氏之屋出户閭津一篙水活不三數日可達行都无異既達擢第之關且不忘求志之堂得非有見于坡翁記張氏之意乎元美笑而不答復請記其事而併書其扁乎叢屢假道擢碧之廬心竊忻慕每欲問舍故鄉得有如擢碧者背山横陳其前流水縈繞其下日与應接以償吾志而未能也兹聞其請柔為書之元美歸与事竟揭諸閭上予與時理棹而还艤舟叩謁廡不為生客云

復齋記

大易之道已握三才統一論之是非知易尝求之復矣考其卦義則有以見陰陽之消長君子小人之勝負考其象義則有以

見聖人下謹人事上順天時考其文義則又有以見修身為君之道無所不備也是可以一端論哉汪君子俊以復名齋而丞求予為之記予始取文之所謂脩身而切于予俊者言之士君子立身行己不過致謹于善不善之間耳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堯之于心而不形之于迹此初九之不遠復顏子之不二過而聖人之所深取也苟未至此而為六二之休復則深悔于改過遷善之說而降心于初九復礼之仁過雖已形不敢復蹈于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庶幾近之亦聖人之所美也至于既失而復、而又失至再至三可謂危厲甚雖屢失而亦屢復此三之頻復所以為無咎若予貢寧予冉求之徒雖亟見責于聖人未卒擯于四科之列也聖人之誘人為善于斯極矣

而有屋于習俗波蕩之中翻然自動其趍善循方之念中行独復以從吾道君子鄉黨子之類聖人猶將進之而不棄也士君子雖反衆抽擇于文之義而修身之道洞見頭末矣乃若六五之厚復上六之迷復雖爲君道投其欲復于善而柔弱無助是悝懈無悔而終不足与有爲也迷不知復而自取災眚是動則有害而終無一之可行也此豈非士君子之所當反躬而自省者歟子俊良田美宅家世豊殷宜將峻宇雕墻安恬而自逸曲眉豊頰列屋而閑居可也今不此之務而建齋以屬其身歟復以名其齋是固有異于世俗之好尚已不遠之復必其素所講明而力行者也而實有于頻復迷復耶又實事于齋之名耶顧內反方寸雖常自警而外揭扁牓時現有焉內外交相養而

于復始可嚴膚弗失矣雖然復之為卦必繼之剝之後者物不可以終盡剝故受之以復陰之極者陽復生此天地生物之心循環無窮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至惟于物其于人也亦然與之於有生之初必錫其全之于有生之後夫者必欲其復得塞者必欲其復通使之生生無有終窮則体天地之心順天地之理現復之義謹厥身修而復無負于天地矣子復其勉之哉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達以致君澤民無斯須不謹乎復而是齋之名由是顯聞于時乎又當為子復賦之

淳祐元年　五月一日　竹坡呂厶　序記

林可山杙樓記

可山以江湖穩處扁其室樓因以杙名雪夜衆兴入越訪予于

稽山閣下曰吾欲以身遊江湖非舟不能吾欲駕舟尋穩處非柁不可子為我發其義余謂可山捨孤山巢祖仙隱而致玉川康節高吟洛城皆山林而跡市朝是棄平地枉席之安而泛舟楫以涉江湖之險也知欲履險而求安則有江湖散人持柁之說在夫持柁貴乎牢不牢則放縱而罔知所操持柁貴乎正不正則流蕩而罔知所屆乎不知所搖舟不知所屆風濤洶湧不其危哉可山好吟江湖之詩若嘲風詠月中含譏刺則吾不知也惟若康節平生不作皺眉事抱丶灑懷都是春之句則人不我忮而柁牢矣可山好交江湖之友若泛取輕与互相標榜則吾不知也惟若玉川破屋數間往來皆昌黎籍湜輩則人不我溷而柁正矣既牢且正詩怨不生萬人海中一身安穩視彼抗

塵夫俗逐名競利如小舟急槳搖兀撼舞一日十二時無非風波而可山似高卧百尺樓上酌酒賦詩悠然自得如乘巨艦艤平湜水波不興十手爭指曰此真穩處也非善持柁若未易登此可山以為然否淳祐二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竹坡呂山記

徽城蠲稅記

關市征禁令急吏卒肥民旅瘠此州郡通患也而新安又非他郡比郡在萬山間舟車不通富商大賈不至土產不過魚肉蔬果漆楮茗麻而已步征為鎮距僅止萬緡而衣食其中者不一往往越境發匿以逞威推肥剝髓以擇毒商旅稇載而來貪橐而歸者總總也由是物貨罕聚升市蕭條酒樓相承恬不為怪郡侯鄭公開藩甫四月講求民瘼迸在城闉征権撥摒是誠在

我乃具顛末申　朝省罷稅務廢榷官課額無巨細悉除之有
闕從總制轉運司合分隸錢則撙節那補不以煩有司道路現
傳商旅爭集始有富州氣象公朝覔大丞俞其請郡之人士合
辭來言曰昔判侯嶽岩寺鎮稅鎮人爲立祠而予記之矣以一
鎮視一郡事體之輕重患利之廣隘可知也鄭侯之德吾郡當
如何而報稱我方相與繪像建祠于懷恩堂以祈公壽又琢磨
案石將紀其事以示悠久不忘之意予適來歸目擊斯事顧以
記請厶閱商旅懋遷不憚寒暑險阻羈寓無聊者以爲什伯之
利耳而悉奪之乎故自一鎮一縣以至一州有餘少地其征其
誰不願出于塗而爲一鎮一縣一州哉不有爲者是稽于吏商
也彼方以吏爲商而肯弛商之征乎今鄭侯力行仁政買田代

折斛之輸劉糜半青難之價不惜重費以發兌銀之患凡可以利吾民悉措已備之而趾拯乃其行仁政之先務此則有吏而商者聞侯之風爭不以愧是可不書以為天下功且岩鎮之趾拯也幾一再壞于賊文夫之手來賴記文以免是可不書以詔後人近世有為郡者尝趾在城之税不旋踵二子同時以抄辭登八座相傳為衣冠盛事是又可不書以慰吾鄉人惓惓頌祝鄞侯之心乎咸曰然乃記之

歙縣新學記

古者家有塾党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所以為教者其悉應周詳其規益備密上下未尝不兼舉也周官司徒掌邦教自萬二千五百家之鄉等而下之至五百家之黨百家之族各有其職

王制簡不帥教則自鄉而郊自郊而序术各有習禮之學爲足以立太學以教于国設庠序以化于邑董仲舒必交舉亟言之白虎通論古之教民曰百里皆有師學之不厭其詳如此一哉朝肇興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其初有四書院慶曆四年始詔州縣皆立學由是學校遍天下矣吾郡由紹興以來左廟右學雄于它州近步以紫陽爲朱文公闕里又闕于 朝以建書院南北輝映衿佩霞盛外邑亦皆有學獻爲邑最大幼有學在縣南而久廢不立附屬于郡豈非闕典歟天台謝庚堂開藩之始釋先聖于泮宮謁文公于紫陽凡兩學經術禮文之事未嘗不留于意也先是別駕洪宗數論得蜀本文公語類缺刊置書院未畢而滿去庚至銳意指帶成之雖費豐無靳所以惠後學

甚遲一日顧謂幕中士歙丞陸默休寧尉趙丕肎曰歙邑闕典
其可弗圖費無煩縣與民一于郡乎取乃相地縣治之左岡阜
屹立四山環抱峰巒奇拔卓然在前得陰陽向背之宜無喧囂
湫隘之患山巔又先有文公祠在焉余謂建學莫如此地于是
擇工必精取材必良經始于庚戌臘月朔日落成于辛亥九月
朔日奠謁有廟講書有堂戢學生徒有舍不侈不陋前杭門廡
後列庖湢規摹位置各得其所亟遷文公祠寢述禮殿講堂而
一新之規前益宏壯相與以終其役者祈門簿劉夢發歙東尉
毛洪也祭器衣服既備俟將肄日釋菜于先聖先師而為書命
劉君樹袖見屬曰郡有學紫陽有書院今附邑又建是學以稱
其闕遺宜後增廣學舍以為觀美哉嘻嘻歎盈延　聖朝之風

化丕衍儒先之泒傳勵激斈光前開而已予生長茲邑年爲我書其事發其意也厶执書聳然曰民動篤若是吾鄉真忠貞之三斈昇時頗相詔告相規爲善可相習爲非不可尚齒相遜可尚氣相競不可昔無此斈今有此斈而氣象一新可今有此斈與昔無此斈而無大相遠不可斈有鄉邑之異道同孔孟之尊同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同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皎知而力行下斈而上達義利界限必分于平時出處大節必謹于官日廉爭屈容屈鄉在官在朝一諮無愧此民之所深望而厶雖不敏不敢以不書也抑聞之士戒孤陋寡聞要當以朋友講習然非有以聚而養之則何以朝夕群居廣聞見而資疑惑哉民既建是斈又營置田畝以備藩養博選俊秀以充

生員足致與刑禍畫者領袖之主之以邑長翟應龍課之以毛
君洪其有意作成如此是固可為吾黨賀而竊有憂焉厶奔走
四方每見郡邑斈校其弊有難言者大抵利附郭不利外鄉先
入則擅有其廩給後來則欲進而甚艱循至賤事日以豊斈而
生徒稀若晨星凡若此者非求講習之益也吾黨漸摩文公之
緒餘涵養致遠之篤識其必知所以自異于世俗之通弊而仰
副賢侯之盛心矣哉不揣書以告是歲十月望日具位呂午記

南山紫極宮記

新安城西二十五里有鎮曰岩寺四民叢庶類壯邑旁有山特起曰南山闊鎮所宗也杓鎮多火災陰陽家者流謂此山居南方所致乃建祠山頂像北方佑聖真君其中扁曰灵應以厭之但畀常人香火弗虔有灵宝法師韋君思道本歙之韋祈人家于黟總丱慕方外遊閣皂山尽得其師之科教而歸鎮人延主祠事思道工符篆精黃籙鍊度自鄉郡達江浙諸公貴人爭致之禬祈召攝應捷桴鼓詠詩祀我口傳耳熟戶外之屨日夥而屋与扁陿俱不稱鎮人合辭于州請以城南廢道宮之額曰紫極者移之南山以為重就以思道主焉度其有興尹州命具其事以報宮自有唐在城南三里許後

緇徒擁爲佛廬我　朝政和中復今觀宣和庚子睦寇建炎以來草修復咫尺椽片瓦靡有孑遺耗矣不廢何與是殆有數移之南山爲宜且責　葺理次第而後聞于部　紹熙元年八月也思道既領宮事鳩工庀材以創殿宇凝土設色以嚴像貌度弟子爲道士買田畝以贍衆經書具備輪奐一新南山紫極宮之名一旦聞于四方思道羽化後遂于道清大師會稽謝得一孫知宮事李正中同知宮事宋處義嗣而葺之又闢地起藏金碧絢耀嚴益信緇教益尊得一謂辛勤四十年宮始備而移額非朝廷命則無以安厥居早充志於是復請于郡侯謝公以聞部比符下得一來訪喜見眉睫間曰君生長吾鎭先師有是宮之本末君所知也今幸畢事顧

以記清厶家南山之陰兒時見所謂真聖祠甚狹小自思道
來居日廣以肆每風晨月夕率徒衆唱步虛詞雲林之椒于
山之顛鏗鏘清亮若鈞天九奏動于雲中使人飄飄有登仙
意思道與人言如不出諸口而睟面盎背見者莫不愛敬故
能感化人心以興是宮渭一又能強毅果決始終不倦以成
是宮正中瀟洒沉默有思道風度義與其行華亦皆克承渭
一幹盡之意是宮之當其可既乎誠使吾黨之士皆能若是
抗志堅用力勤上唱而下和前作而後繼功用當不止此是
其教雖與吾黨異其事則可爲吾黨勸可書也已吾鎮自建
宮後遂無火災尤彰灼有功于人視他爲老子浮屠氏修廟
自違無益生民詎可同日而語是又可書也 厶以貧故去鄉

而道父笑所至即安、即為家茲向山常在夢寐今聞宮宇
益壯麗于前幸不動筆表之思異時浮歸故里圖不能敘賀
季其之誕放尚当登茲山賦之
紹定五年壬辰七月十五日
朝奉大夫特差充兩浙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里人呂山記并書題額

休寧縣方興寺西院新建藏記

佛入中國不立文字五千四十八卷其徒相傳謂寶林大士哀憫閻浮提中淪墮迷塗与所知覔乃聚五千四十八卷以為輪藏々取其靜々以明定輪取其動々以明慧由此動靜以悟定慧佛之定慧如吾儒之定應也不知吾儒亦可御是輪藏備六經諸子百家于一遍轉唄迷悟所謂定應者乎其徒又謂諸天鬼神大地山河龍宮釋梵種々相好具在其上所以護持五千四十八卷使横目而視皆生信心不知吾儒以古先聖賢刻諸輪藏亦可護持六經諸子百家以啟人之信乎其徒又謂左旋象天右旋象地法輪一轉鐃鼓周旋凡旋一匝當誦五千四十八卷一遍不知吾儒諸子百家不必手披口吟惟以輪藏轉遍

郎可精熟己手予閱宝林大士敕意謂五千四十八卷無非記
佛善言思所以宝藏之而又為机械輪轉以便閱習耳流傳既
遠此意寖失抵于莊嚴備极華麗怠於誦習記諸運轉又自一
輪源為五輪金碧飾輝心目愈駭將使釋俗歧萃忘実捧紫具
業手承豈觸是执吾佛有書不读也諸佛之说何由以傳宝林
之意豈不遂泯乎粤有比丘法名宗濦既自方与編参知識复
履未歸心有不懌如此佛所與經可譯如此佛堂于法众得獲
勇猛心建大工程殿宇外周輪藏内飾天竺经論國有遺　咨
我侯徒揩首皈依同學遺吾口誦心惟寺閱于我法与一時累
由讃歎畢乳濦師佛中挑象咒運神移是為釋宮天祿石渠濦
乃合众吾回有能藉諸檀那不日而成大施倡衆力主吐盟遂

濟登茲程公端明德請予記爲下一轉茲舉也始于有志終之無倦化無爲有厥功立見是則可書以爲世勸

淳祐四年　六月六日

朝議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呂午記并書

明逸呂公祠堂記

嶽城西三十里有呂堨呂公所爲堨也堨之源在孝悌忠竭兩鄉之間築絶溪流匯爲一壑釃而下爲南北二渠灌田萬畝而亂中有呂湖爲呂公所居故址郡乘載黄墩湖射蛟事即此湖公之生蓋在蕭梁之前惟名字不可考世傳公爲堨時費力雄鉅日舉家僮數百相視畚鍤數年而成祠事不知始于何年刻

像葺祠自方節幹山甫始明遠之題用孟貞曜例則察院右史竹坡公為之全遺亂枕葛仕者宋之積善之廣如此古者稱公不名如三老董公魯申公不害為賢以地配姓如白渠彭城亦何嘗不著自蕭渠時距今已八百餘年此復可知矣噴步訥裔承相竹坡子西城益簿与朱廸功佾風方尚幹汝直或功緣戒董事葺舊構新寢以完孤惟有記未反人万士清移書曹涇使為之涇之言曰禹之明德遠矣知者創物匪明不能其惠無窮斯之謂遠禹平水土以有田賦粒乃烝民萬世永賴呂公奮自一身惠洽一鄉推之一国天下殆無不可謂之明遠亦宜禮不云乎報本反始農索坊庸之蜡門戶竈行之享有由來矣豈惟今日豈惟此祠哉又按二渠之旁浹而數之方汪徐宋四姓為

大江宦商免于征徭積世厄事三姓而止其出于方之主催者實多姑撫近聞行文為鄉正重行籍定田主畝數元旦銘免官户分當料夫汝愚与徐自誠創用松木移堨疏濬若淳祐九年經印版簿又運幹子四為之起唐大順以來屢訂數吏毫分擲次所謂二十三畫百二十甲首者如指諸掌如昨日事不可忽也不可忘也夫有此堨然後成此田明遠公之賜大矣治此田乃得營世粮成民而致力于神又其序也此記之所宜常瞷潯畫也士清村又之來孫郭幹之孫急義知礼所謂鄉黨自好者云

至大二年己酉歲　九月　朔　里人前進士　曹涇

灵山院记

新安为郡环以万山、名甚夥此独以灵名意其必钟奇孕秀是生英贤以瑞斯世不则云兴雾涌降雨甘霆以泽万物又不则仙佛神人居之为栖椅饭依之所而后可以为灵予家及松歙去兹山可十四五里许常望见之宛若屏障钓游经行率与偕仰拱揖黄山诸峰峭拔秀丽从山背或隐或见极为奇观闻诸长老兹山有神庙食其间曰灵王有甘露殿时现光其额曰灵金又有佛庐居其麓甚古而以灵山之名扁其额则其谓之灵也固宜予时为举子李足迹未暇到也别一行作吏随牒四方逾二十年每见他山必忆兹山岁在丙申里居始偕文人汪翔甫游焉时亦未能盘顾登山姑诸山麓之佛庐主僧德远师

与予生同里相稔闻予归喜见予来游又喜相劳苦作清净供尽殷勤予索笔书壁间绝句云

浪漫人间现宰官众香西走没遮闲有时经历名山处使悟灵山是故山别去又三换步遥刊前诗见遗且介翔甫来言四五庐肇建唐天祐之三祀我朝南渡尝为禅院庆元中香积屡空垣颓壁欹不可居禅子里人汪仕周篁以郡邑休宁方兴寺僧正果有能象力相与状予郡廷主其席而寺复振自是仍为甲乙住持结遽宝嗣其机今予智良孙崇善又嗣结遽后皆不敢不嗣革也顾历年如是废兴如是而未有纪述事若有待君于兹山不为无缘幸苑我记文予方谋退处竹坡日对湖山间徜徉灵隐天竺以适吾性又念信美而非吾土乡梦栩、来尝不在灵山之下纵不能致白

乘天子香山大有布施可無一轉以塞遠讃夫山以靈名而
寺以山名則寺靈可知遠謂斯靈也廣殿長廊据山穿地起樓
聚閣冏爾誇雄之謂歟紫金七宝像觀莊嚴旃檀衆香宝藏滿
起之謂歟抑魚鼓鍵磬朝夕撃撞香灯爪茶晨昏供設之謂歟
必有僧宝滄海珠而復地靈雪山草山之靈國發為寺之靈、
、又係乎人之靈寺而得人靈乃生焉如龍在淵、斯靈矣
遠在茲山自祝髮為苾蒭今為長老識貪嗔癡積戒定慧將食
針呪水獸梵來杯使象歎日尊神通日靡寺而是頭山而是靈
則其謂之靈也宜矣果能此也安有唐人靈山嶽而法不傳之
嘆此一重公業乎歎以渡遠之請可升翔有點頭曰善哉、、
書以語遠俾刻諸石永鎮山門　嘉興三年　二月　廿日

朝請大夫守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呂厶記

清泉院記

清泉院在歙縣西三十里按新安志唐大中二年建入我　朝
宣和癸卯釋常照始建法堂建炎戊申釋常富稍遷而西紹興
丁巳庚午間佛殿鍾樓次第以舉皆富之為也至淳熙壬寅淨
釋廣淨患脩患宗而僧堂藏室倉庫庖湢供備焉紹熙壬子釋
廣璿撤方丈而新之軒閣玲瓏藻繪稽絢奇至始是盛越丙子
釋了初患納又建諸天閣于門益雄偉今釋紹隆與崇灯宝璉
其役謂諸天里中寺在、有之將易為五百羅漢倣閩浙梵刹
環四壁列岩洞高下重複嵌空蒼翠雜以松栢横以橋梁佐以

青虬白象狻猊于莵之属要使是五百人若離塵出俗之姿様
渺騫騰于其上間見層出金色照耀行住坐卧各、自在如屋
天台鳳蕩山中規模位置已有端倪行又為一寺勝槩蓋自宣
和至是幾百三十年釋子相繼辛勤締創以成此屋廬為西鄉
指提冠良不易、歲後秀多琢磨于斯鄉鄰多合戚于斯士女
遇時節而嬉官吏以公事而出者多憩飲于斯友人方山甫家
連瑞相去二里而近好李善賓客有燕集者必期会于斯如是
者三世矣近來訪禹城寓舍曰君与靈山寺僅有一日雅使幼
白象天香山為之記清泉君舊教游乃闕傳遠之刻独無志乎
且灯之銳志于閩也君嘗患以疏文邦之名公鉅人若吾知識
見懶來施願工役琅大來即既事願倩着一語堅其勇猛毋有

退轉亦成人之美也予念是寺實鄭外家自茯提距今周一甲予与諸舅親朋不知 幾到焉每見予影茂寂野水縈汙墨妙淋漓于壁間撞户懸揭于木杪珍樓宝屋互相輝映禪房丈室各極清幽杜：留至信宿排徊不能去而璠初之後又皆相繼令諸舅親朋与璠初客落殆盡予去死矣寧不感嘆向使其法於無傳肯堂弗念柔構推剝廊木彫闌廢前功而蓋鄉閭豈不令人重感嘆哉茲閒輪奐欣業視前有加善當如何夫釋氏尤予之屋其與廢何与我筆並係人情以交際眾成事而紀錄則未有不容已者韓昌黎于二氏欲火其書廬其居及遇大顛則尚連縷縷始不忍捨泗濱浮磬誇虛突兀于掃地一空之餘未為澄觀揚張發揮熙新輝非所謂緣人情以交際眾成事而紀

詠君耶予叢記榮極近記吳山亦處哉昌黎之意而已然則慨清泉與建之勤思曠昔進造之舊書華書之以從山甫之請可不可乎寺本以方丈有泉故號玉泉是鄉之里亦以玉泉名自寺稍遷其泉故在今寺後蔬圃中究然也故僧俗相承寺不曰玉泉而曰清泉云

嘉熙庚子夏至日　里人

朝請大夫新知全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　呂午　記

應坐院記

嘉熙三年厶月厶日欽尼祖證狀于郡四祖證俗家吳山之前里中舊祠僧伽大士有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今頹毀久矣適

者大息祖證不授不謀于衆不丐于人自輸家財因其遺址以
崇成殿宇凡費錢五百萬三千而復成与徒衆晨香夕灯上祝
聖人寿下俾鄉人復有所皈依顧昔爲榛莽今爲道場于吾佛
法固善而名額不得　上賜如國王法何創而求之實难惟因
其廢于彼而取以名于此則于條例之所許也城南太平興國
寺中有廢院曰慈竺祖證願徒以榜之惟慈悲幸聽耶嘉其意
爲上之部、上之省至四年　月　下累白衆瞻仰現喜嘆未
曾有予友人汪翔甫述其顛末來以記請證翔甫之諸姑也自
乾竺經法入中国其徒備著天堂地獄之狀屢报因果罪福之
説以爲人死爲鬼、復爲人隨善悪报還復無窮若善男子善
女人悲當如是觀故其誘人甚速入人甚深無智愚時趣之婦

人女子未信總焉並流弊有二彼其朝歸旁閱暮宿禪寂對父母深愛絕男女大欲離棄骨肉廢食壞衣以自屏于山巔水涯足跡罕到之境而人道滅矣復有曲眉豐頰命薄志違不得已發勇猛心爲戒又摩耶章之香到香微龍蛇汙雜而礼法闕矣證則不並物則即茹蔬誦經齋並有物外意當往師緣仁寺尼如逾旋返其家靜處一室日以焚誦爲事或問之曰出家兒者如是耶證曰此吾教七衆中所謂優婆夷道林師所謂在家菩薩而金色女所謂名出家者不必在阿蘭若處也已而戶外之履常滿僧俗混處非使始別營室廬以處之而必于其族鄰寡迮之地嚴恩相愛文相接觀異於在家時也證雖以度人爲事然不輟受經、擇其家世之良氣質之美與其有以自給無求

于外者乃与之遣惧不尔则外诱内摇将不能相与以守吾敌矣此篡贼人道阙礼法者所可同日语哉内使其不具室罢来危之相内从事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常则索则懿范妇德毋俄者必有可观者士大夫平日于亲故交际缪相敬爱一旦利害相及名位相轧反眼若不相识而弯弓下石者有之苟可以求富贵利达不背公死党则左右诡随虽行不顾言坏名败义弗恤也闻澄之风宁不少愧昔韩吏部于谢自然深致其首戒感伤之意生咏华山女显独假情得非以雾闲云臆追攀不可其精守甚严有以自拔于流俗者歟彼有澄之一犹见取于史部、、而遇澄当如何其称予也予故因翔甫之请極陈其事以警世之为危者且以警吾党之士而不以自警云

淳祐元年正月日朝散大夫新知全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呂山記

仁義院記

沂歙溪而西可一舍許其南有阿蘭若者枕金竺依山帶溪坊趙宋大中祥符之元面西南向陰陽家以為不良于是迫嘉定丙子僧守真徙向丙巳並溪宗風種子浸以蘩衍余晚從遊佛老杏城工慕陶靖節香山居士与遠滿等結蓮社者大緣泊寺所謂在家傳者日一開士闖門顧見掀其所則王仁義院律寺能師四吾教中以戒為法以有為劫有、不有是謂大乘別合宇上接肇遠垂三百年椽老極欹廉焉將壓咸淳間光師正遠雖嘗首倡營繕鼓為而未竟兄意明敗忽是故我有可無不可

以無吾宇迺紬思偉意匠是畫規模位置悉有指授為殿為堂
為廡為廊複閣邃　左敞筆軒壘以堅塗墍以陶甓樸斲完好
搆架孔碩山薄丹雘金碧爛如于是棲佛有宮護法有神上及
諸天下暨十地莫不有像端嚴形繪備具脩極或跨龍鳳後視
或袒右服珠瓔孔雀或獅跌生蟒或拏杵降魔龍威神光森
爽歆動奉黃能殫有識無知罔不瞻禮肇役咸淳五年越宋歷
元于今且二十稔基為之以久不以暫進之以漸不以遽故僅
亭有成嗟豈為然哉雖然是役也非謀人非假檀施吾唯案主
奉均委積不有吾有以為之又來吾棲若富礼穗秀衍慶宣惠
庭翠俾咸勤而則倣之又斥贏餘貲田　弘充常住粥羨計廣
永爨相資廢以弗墮昔先君左史惠幸泉石窮費以詩如奇以

仁藏名季求仁義實之句今枕焜燿鐫刊意公家世有風緣顧
記之以無忘厥始余覽竝謝其矣肆今夫世之為浮屠者則曰
吾經以充乞豎也乞豎蓋矣又曰營某聚歛不如無心崇飾塔
廟不如〻 浮生萬寄矣屠浪自若于是聽其自起自仆不瀆以
為若有之間有知補葜葺壞之說振錫擊鉢打硬抄化廣張羅
福田果以誘四方善男信女以規取錙銖疑亦有志或者又明
好旋貪饕沉湎隨日所積為口体課于是莫之能繼而不暇以
為今師秩餘遺有獻聚勸財斂壞無待布施作諸種〻佛事信
起較常浮屠氏數寺而不寧唯是方且持律總衆豎佛以號其
棲亦悲惻橐罄囊唯上之為而且興起且勞相之不悒且不捷
夫其捐財聚施以仁紀假合之衆而畢力一心以義向之功借

仁義以文其名者今將久不假歸捨為真有說、孟氏道揚之
意是異蹵蹵跟跌甚至趄提之為者不亦大可歎哉嗚呼君仁
与義本吾儒日用常典士大夫平居暇日冠圓履方口不絕談
仁義倡知寶究竟然無幾何而利心一生雖骨肉所不遑恤者
世率有之或兄弟也而鬩墻或父子也而豺虎仁義幾斯盡矣
闍師之行不油然有覺其天者乎師俗氏葉里人也狀態而愉
識高而見真潛精進心具堅固力宜其能此無難者複其離性
忘形所立之卓如此使冠其顛而律以吾之仁義道〻豈易量
哉吾于是蓋有感已且因以諗吾黨之士云
至元二十二年歲在旃蒙作噩二月既望前
朝議大夫知泉州事　呂沆　記

髦四忠烈廟記

恭惟諸忠挺生古歙少而穎異長也英傑當隋之季群雄盜窃獨振義旅保有江浙從衆稱王歸唐盡節加畀六郡封公於越典衛晉宮勳勞備竭既而神歸雲郎民不忘其偉烈廟而祀之代與帝紀吁嗟聿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国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惟王其允協厥作廟業土諮福一方此政和中封英濟之真王疏干戈之塋貽風馬之祥此宣和中錫額灵之告章至陰與加信順則以取出殘軀疾疫威灵屢著鍼績役彰至乾道遐廣忠則以捍勤節著陰功歷年滋久載德稱芳封及八字數已殊常　繼更四朝泰統來典戎易扁應昭忠之奚賦葳揚神志戟易廣仁武神之徽於大闡神光恩愉煒ヽ聖

漢泮泮吁嗟夫剖符錫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号亡以題其
灵惟王其先者缺雖並王之廟食遍于鄉邑郡邑之祠率有記
述如烏聊山則天復二年巡驛官汪台符記三造三飾如續溪
縣則太平興国五年光祿丞來試記其宅存石具在婺源則
嘉祐中程佚迪因嘆祠宇甚完斯文独缺即屬記于祁门主簿
许升卿毋没前人之新葺其在休寧則俗典中吳侯崇仁深嘆
廟貌不遠古壤力嘗丞請记于寓公嚴守金安節一変前日之
陋習至若郡西髦田之廟雄跨龍蛇之野形勝獻灵自古在昔
独逸记以纪之莫可考其岁月之建立況大風雨震凌蝕宇盡
蝕倘不及古扶持併思记哉又罚免有傳于它日山遠來帰退
蔵溪寨乙亥長至文銳貴及慨欲為跋遺之畜楸未擾從吏之

筆鄉閭閭風聞不致力乃撤鷲篁乃新規式式易位置乃端門
闕大殿穹窿如翬斯飛修其廊壇如跂斯翼向之局促今廣闊
向之近曲今正直雅拱脊鱗鉄馬之聲愈地軸天闕之的万目
其聽一㤅惛懌其可盡無窮而施罔極吁嗟爭新廟矣、矣斯
所住孔曼且頎万民是若寧不為非歆是頌以祠享祀之不忒
缺是枝也寔王之靈仍歸變復屬台辛為號文結良緣詎可無
述往補闕政因念先君左史叢嘗聚徒于穎、方盡髫隨侍受
訓往來祠下備依惟謹神之相之覥身窮窘先君既　歷際遭
之為府丞端栩、不眠勞倦叨播匠監班筍俯仰今昔七十稔
塑祠傳清白期不負神時遭艱厄神不加矜茲獲還松菊之情
狀衆諭之景賴神以生故不惟命知墨濡毫秋中月正對月清

光細繹發昇神子無方托之而準繹文庙建永錫鄉井　西城呂沅記

古城院復興記

仸氏傳灯表善继也惟善继則衣法有冯宗風不墜晉輝復映如灯長明録而纪之是可垂訓矧有廢而未能復興燬而能復营施挽衆力大成功勲使一方之妙勝不遂泯于灰塵詎可不為著一語以發明善傳祖灯吾鄉杏潭有古城院郡誌建于唐之大中至宋宣和二年歷幾二百七十乃燬于睦寇方臘之徹僧主僧義先勤、護法邱的址迁潭西大作規模頗雄于昔錫興三年宿朝散耀鄉记之详矣宣和而後至德祐二年閲步百有七十又燬蝕風之不謹以一古刹荐遭厘劫祖灯支易頹複

哉寺之僧曰應忱曰允福焚香礼伏望番興復何患使灵山麻
而法不傳弟方煮飯折脚鐺何踈辨此大勝事舍衛多長者哉
生歡喜心則事可济尔遠濡竹溪京卿国之善士也与伏有因
發心勇猛首為建大殿設金身軽・莊嚴重、丹碧且復梵坛
奉安檜田嗣薛其視　以金布誇耀于一時者又過之伏既安
居寺宜翕就于是未题白足悉力化缘方丈法堂左右廊廡閒
亦俱見次第若藏殿若實渡閣雖栢越未遇而伏以善化人以
善成寧殿経行慨悟為大法施以成其炅如竹溪者乎雖並殿
成而妙相具壹成而妙法存扱纸作于已陛闈灵光于冉明棠
伏傳灯莫北　功今竹溪翁儀指施以興遠沙门衆得藉施以
流傳靈哉功德不可思議也福隠勝前福德世尊伏焉得不書

須菩提此六月竹溪當道寺僧欲得記語紀復興之由時方劇暑衰老未能至菊月沐再簡見促因省晤昔嘗遊此地艤舟溪滸躡步山麓古木凌霄白雲護寺盤旋竟日我于忘歸回首便廿七年矣茲聞山中花木尤甚香可四時不能不使人起旧時之想則紀述重興何可以退鈍辞側耳如千二百処精舍告成即当一造朗誦僧宝人人滄海珠地灵步步雪山草之詩以為賀　時　至元甲申十月朔前住持僧如鑑辞縁僧應忱允輪立

西域　呂沆　記